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



醉
葫
蘆

[清] 伏雌教口
卷三 (总三)

本足本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卷三

第 一 册

醋 葫 芦

伏雌教主 编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卷三(总三册)

责任编辑:耿相新 康 华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承印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2 印张 898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348—1144—9/1·525

定价:卷三(全三册)29.80 元 本册定价:11.40 元

《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》编辑说明

一、明清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，为使广大读者增加对明清小说的了解和认识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》。

二、这套丛书分卷出版，每卷以情节相近者编为三册。

三、考虑到青年读者较多，分段时参考现代小说千言一段的模式，适当划为较小段落，诗词、判词等另起行，以增加明快感。

四、校点时通假字如“他”与“她”、“它”，“那”与“哪”等不作改正；异体字、俗字，一般均以目前通行的规范字予以统一；底本文字明显错误，即经改之；少数遗漏和字迹不清者，据文意能补时即补之，并加圆括弧，无法补时以□代替；大段脱漏和缺页，则于圆括号()内加以说明，除此之外，为保持作品原貌，均不作删节。

五、原书中的叙、跋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、总评等，一般删去，只在每篇后边加简略后记，说明版本情况等。

内 容 提 要

丈夫出门，家中必要燃香以记时刻，过时不归，定遭妻子惩罚。财主无子，万贯家业无人继承，妻子为了不落妒名，给丈夫物色了小妾，合卺之夜，方知原是石女。过继内侄，面上用功读书，背后嫖赌吃喝，暗将家产典当。老汉偷婢，惹得老妻醋性大发，必欲将侍女置之死地；老友援助，婢女死而复生，得以在朋友家金屋藏娇。老夫人心仍有疑虑，定下条条戒律，老夫老妻竟打了一场无法出口的官司。义子反目，义父义母被视为仇人；柳暗花明，老财主原有亲生。

该书语言流畅，幽默诙谐，喜怒笑骂，情趣横生，看了直让人捧腹，是古典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喜剧性、滑稽类作品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
怕违条忍饿归来 (1)
-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
泛湖舟直谏招尤 (11)
-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
成员外喜而复愁 (23)
- 第 四 回 思疗妒黄鹞置膳
欲除奸印信关防 (34)
-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
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(45)
-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
嗟薄命玉杵计穷 (57)
-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
露机关一场拷打 (69)
-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
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(80)
-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
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(93)

-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觴祸酿
弄虚脾继立事谐 (107)
-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
成飘浪费继业 (120)
-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
普度院地藏延宾 (138)
-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
训劣子堂上毆亲 (158)
-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
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(173)
-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
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(184)
-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
夙孽报施乎地府 (196)
-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
都氏带罪受经 (210)
-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
都氏闾堂拜谢 (225)
-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
许知府政声堪谱 (233)
-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
硕德名遂功成 (243)

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

宋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，自来凛冽。又何曾隐忍肤挠，含容目瞥。胜负场中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怎归来、觅着俏浑家，汤浇雪。下虚心，犹未悦，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□□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俨似藏头鳖。是何年，请得上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

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

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绒束，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、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，由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只索缩了一大半。

这也不知甚么缘故？难道男子个个惧内、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语道得好，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。

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有意思的人，那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

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着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，走来道：“妈妈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

一缘二故，说得不上三五句话，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

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，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引子，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刻人家，丈夫赛过了陈氏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颠末，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趋事。待我慢慢说来，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。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个神阁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么？呀，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。有一诗又道得好：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怠。
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
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
怎知当世浇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
自言家业皆由我，恃已多才凌老公。
丈夫不幸无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内侄。
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
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
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朝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圭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攒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缙的女儿。

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，表字公行，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绸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缙。

那都缙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一个小本经纪？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；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。

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圭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惧内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绸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圭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缎铺。

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圭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、不做文章的秀士；兼之出入银两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了利息。

圭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心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蒂；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语树大分枝。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枝，有何不可？”

昌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挈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处分。”

成圭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。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

当日就盘算了帐目，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旧开张缎铺。成圭却懒于琐碎，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

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

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，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那件没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下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。

都氏也不着急。莫怪那成圭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教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祠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那处不立愿？那处不许经？一毫也不灵应。”

况且院君性格不凡，看官们像也凉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大、七大八、一妻一，莫说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！

一日，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景融和，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。

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，至今将及一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

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么打扮，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间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真率由来无笑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何如？要知无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圭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

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似童龄。吴霜缕缕鬓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惯作折腰迎。绮思每涎蝴蝶梦，幽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何名？畏妻都总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了成圭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帐目要查么？”

成圭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

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夜来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吃了哑药，不做声为着甚么？”

成圭没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着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，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。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。不知

院君意下何如？”

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，眉蹙了一蹙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掇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圭没奈何，只得舍着张风险，上前一把握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吩咐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

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

成圭道：“院君说那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”

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祖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

成圭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，有理有理！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，如何？”

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圭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。”成圭捉不住脚，倒退了三二步，道：“院、院君，还有甚么吩咐？”

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，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二遭故。”

成圭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颈项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笥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兢兢的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唬得那成圭抱头鼠窜，一溜去了。

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先到厨下，吩咐丫环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务，四座肩舆、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齐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圭出得门来，又早夕阳西下，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归迟，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，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。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

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圭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，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

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，成圭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，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。

见成圭到来，小厮便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理是成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

成圭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，有事计议，可在家么？”

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。员外进内略坐片时，便好相会。”

成圭道：“既不在家，那里等得？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自去也。”

那小厮那里知道成圭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作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，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圭更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蛾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，燕体步来轻。容貌可将秦虢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姨道德如神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征。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甚事，出来一看，见是小厮留成员外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圭进内敬坐。

成圭见他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，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，有诸中，形诸外。

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鬟献过茶来。成圭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，有件小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之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。万乞早临，幸勿见阻。”

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鬟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

成圭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婆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不愈深其疑？”

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复“不消”，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下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早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。且看周智怎么模样，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布袜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。谦恭虚己颇温存，虽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